



今日论语

近日一条新闻,激起一点波澜,说是西安市长安区的东大村,“斥巨资”建起了“张灵甫将军陵园,”于是舆论哗然,拍砖无数——其实这个“张将军陵园”,只是一个衣冠冢,那里头只有从千里之外的山东孟良崮搞来的一把黄土,而这孟良崮,就是66年前华野全歼整编74师、六纵击毙张灵甫的战场。

张灵甫据说是东大村人,所以家乡父老、江东子弟,不管是为了“拉动旅游、发展村组经济”,还是出于哪种情结,搞一个“陵园”,似也不是什么意外之事。问题在于今年之间,一个张灵甫,似乎要炒得火热,差一点捧到天上去呢!张灵甫的热捧,无非是两条,只讲他曾与日本人打过几仗,抗日有勇,却不讲他积极“剿共”于前,全身心投入内战于后;只讲他那一段“传奇的感情”,却不讲他暴戾杀妻那一桩公案。为了炒热,还硬说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,不是被“击毙”而是“自戕殉国”、自尽成仁,何其“悲哉、壮哉”,用的是蒋委员长当年借张之死而“激励士气”的原版。

张灵甫的重新追捧,是近年来“历史戏”的一出重头。说他“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”,论他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,有什么意欲何为甚至大意暗锋,倒也不是,那只是面对复杂的历史,我们往往把持不住而已——历史具有复杂性,人物往往多有两重性、多面性。比如这个张灵甫,的确参与过淞沪、武汉、长沙等会战,杀

过日本人,虽无多大胜绩奇功,其实远不止一个东大村的“将军陵墓”,比如另一个姓张的“朋友”张国焘,早年参与建党出过力,五四游行

的前列,也有过他年轻的身影,还把四方面军搞到了八万之众,但终于成了共产党的叛徒和国民党的特务。对于这样一个人物,当然可以“两分法”,也讲他的那点功劳,但更需要论他的“基本面”,讲他的一生大节和实质。如果连一座张国焘的“故居”,都要“斥巨资”整修重建,开放给莘莘学子“瞻仰”,又不讲他借祭黄陵的叛逃,更不讲他最终投入了军统的怀抱,那样的“历史观”,就令人岂止是叹息而已——所以历史可以“重新审视”,但方法论总要对头,张灵甫云云,也可以“一分为二”,但切不要炒成一种新的“一点论”,以至于孙后人莫若以明、如坠云雾!

新民新语

重口慎入

郁晶陶

此处讨论的话题有点“重口味”,所以请“谨慎进入”。尤其是正在吃晚饭,或刚刚享用完毕。

提醒完毕,进入正题。

如果在小区里或附近的步道上或闲庭信步、或疾走如飞,一不小心踩上一脚狗狗的便溺物,多数人的反应估计是“老腻心额……”随着宠物大走入越来越多的家庭,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,也给社会环境造成一定的负担,周边居民难免有抱怨。“随地大小便”在人类身上渐渐消失,却转移到了人类的宠物身上。

怎么解决?不少点子新鲜出炉。最近,@上海发布的一条微博说,虹口的提篮桥街道在一条健身步道两头,各造了一个“宠物公厕”。

这条微博发出后,赞成和不看好的意见都有。赞成的意见比较相似,不看好的原因很多样:“狗怎么可能那么听话”“不是所有狗都愿意跟同类分享一个‘厕所’”“应该由养宠物的人自己承担清洁责任”……

也许,要让狗狗养成定点“上厕所”的习惯,不是那么容易,更多地还是要靠主人们自觉养成维护环境卫生的习惯:带一把小铲子,带一个塑料袋,把自家“宝贝”留下的便便带回家处理;在“宝贝”看上某辆车的轮胎时,能在它跳起后腿前及时拉开。除此之外,遛狗时系上牵引带,既能防止狗狗走失,也能减少对他人的惊吓;为大型犬戴上口套,阻止狗狗吠叫,也都是宠物文化相对成熟的国家值得借鉴的规范。狗狗的问题,其实还是人的问题。

“宠物公厕”的效果,看来有待观察,不过,它产生的过程,或更有启发意义。宠物犬随地便溺,街道收到投诉,于是一些养狗居民当起志愿者,主动承担清洁任务。社区干部和志愿者们还走访养狗家庭进行环保宣传。根据居民建议设立“宠物公厕”后,“公厕”的清洁维护,也由志愿者负责。

一个社会问题产生,会有看似利益不同的两方,甚至多方。但利益不同,不代表必然对立,非此即彼。得益多的一方多承担一些责任,不让自己的快乐变成他人或社会的负担,另一方则多一些理解,居中的有关部门负责协调,利益不同的局面完全可以得到消解。重要的是,谁来跨出第一步,而不是任由矛盾积累、嫌隙丛生?

平安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

权威声音

日前在苏州召开的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,进一步明确了“平安中国”建设的方略目标。进入2013年,“平安中国”第一次上升到国家层面来提出。

当社会的发展超越了生存和温饱,人们对“平安”有着水涨船高的期待。舌尖上的安全、环境问题的焦虑、网络信息的保护……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、司法公正、权益保障的新期待,“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,努力建设领域更广、人民群众更满意、实效性更强的平安中国”。

犹如高速奔驰的列车,安全是基础价值;快速转型发展的中国,平安同样是首要诉求。纵观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动荡,导致社会混乱、冲击经济、殃及百姓,不免令人感慨:“利莫大于治,害莫大于乱”。

不同于其他事物,“平安”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,必须由政府提供和保障。“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,求的就是稳定,盼的就是天下太平。”实现中国梦,平安梦是首要保障,也是重要内容。今天,建设“平安中国”,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,也是中国人筑梦圆梦的崭新空间。

(人民日报评论部,原载今日人民日报,本报有删节)



新飞天空图

谢春彦

“昨见飞天女,今见飞天男。巍巍乌纱帽,飘飘正飞天。”旧有敦煌飞天图,今官场有似之者。漫拟之。

癸巳春彦

自由谭

北京保利原定今天上午拍卖钱锺书先生、杨绛先生的三封私人书信,杨绛先生昨天发表紧急声明,表示反对拍卖。北京保利当天即回应三封信件已撤拍。然而,此前推出“也是集——钱锺书书信手稿”的中贸圣佳拍卖行,至今未见回复。

近年来,名人手稿拍卖大热,今年中国嘉德的春拍上,鲁迅先生的一页手稿就拍出690万元。与此同时,有关名人手稿所有权的争议也逐渐为市场关注。2012年,周作人的长孙曾起诉中国嘉德,就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》手稿的拍卖,要求确认无效,并返还手稿。法院则裁定该案因诉讼主体不对,不予受理。

作品的著作权,期限是在作者逝世后50年,而书信的著作权归

属于写信人,著作权本身也可以继承。因此,无论是钱锺书先生还是杨绛先生的手稿,如未经杨绛先生允许,不可以出版。收信者仅拥有所有权,如果没有获得发信者的同意,不得随意公开信件。

但从拍卖法的角度,却有另外一个视角:委托人只要拥有标的的所有权(处分权)即可委托拍卖,拍卖人拍卖前必须发布拍卖公告、并按拍卖法第48条规定进行标的展示,这是法律规定并且必须进行的,是法定行为。这跟委托人有无著作权、是否与拍卖人约定没有关系。而且,拍卖企业在预展中没有必要对信件的内容做出完全解读,

只要是按照拍卖法的规定展示拍卖标的、并提供相应的条件与资料(包括印制图录)就可以了。但法律并未做出展示到什么程度的规定,这里存在着一个法律“真空”领域。

近年来,各大拍卖行在手稿拍卖中可谓动足了脑筋,从开研讨会到出版专著进行研究。但当著作权人对于拍卖出现异议的时候,这种研讨是否违反了著作权法,也成一个业界关注的焦点。对于此次北京保利的撤拍,业内更多地看作是企业的一种自愿行为。

虽然,杨绛先生一再呼吁司法机关、行政部门、行业协会等切实履行法律职责。但只要名人书信不属于

国家禁止拍卖的文物,《拍卖法》便无法限制,若委托人和拍卖公司执意拍卖,即便著作权所有者反对,恐怕依然可以拍卖成功。如果此次发布紧急声明的不是杨绛先生,北京保利是否会撤拍,恐怕是个未知数。

手稿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有目共睹,通过拍卖,不仅可以充分展现手稿的商业价值,更重要的是,还可给研究人员提供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,给公众一个了解历史的渠道。但拍卖手稿首先还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。毕竟,手稿的研究价值再大,其交易范围也应该受到法律约束,不能侵害当事人的权利。(相关报道见A12·文娱新闻)